世象杂谈

絮语“最美女教师”

怡 然

要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，我们不会认识这位佳木斯的“最美女教师”张丽莉；

要不是张丽莉生死关头的那一推一拽，我们不会知道这位活泼可爱的80后女孩如此美丽而高尚；

要不是事发夜间，我们不会想到老师们每天在学校工作那么长的时间，20点38分，他们才下课，而那早已是万家灯火其乐融融的时光；

要不是张丽莉丈夫的讲述，我们不会了解她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，7点多到校，一直到晚上9点左右才回家，再备课到半夜；

要不是人民日报的报道，我们不会相信，虽然张丽莉已任教5年，却一直没有解决教师编制问题，每个月的工资仅1000元；

要不是白岩松的“新闻1+1”，我们不会顿悟那冥冥之中果真有玄妙的契合：就在那天出事之前，教语文的丽莉老师刚给学生出了两道作文题，一道是《你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》，另一道是《那一刻，我的世界春暖花开》……

这位“最美女教师”，不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风景？这位年轻人舍身救学生的那一刻，不是让我们体味了这世界春暖花开？

时代呼唤这样的“最美”；人们崇敬这样的“最美”。“最美”感动着无数人，而这种感动又会“传染”。佳木斯的医院门口人头攒动，人们焦急地为丽莉老师的苏醒祈祷，而救护车载着仍在昏迷中的张丽莉转院之际，当地上百台出租车打着双跳灯组成车队护送救护车出城；凌晨时分，当救护车队驶抵哈尔滨时，上百辆小车列队在高速路口迎候，集体鸣笛向丽莉老师致意……而目睹电视镜头里的那一刻，我们也泪流满面。

其实，“最美”绝非迸发于瞬间，而孕育日久，犹如那蓦然盛开的鲜花，早已由阳光雨露滋养，含苞待放多时。“最美女教师”的长成，岂在一朝一夕？

然而，“最美”却展露于生死间的一刹那，惊艳于惊险惨烈的那一幕，以青春的生命为代价，以流泪流血为体验，如此可歌可泣，如此令人扼腕。“最美”多多益善，可是“悲壮”之美、与死神“零距离”后才被发现的“美”，又教人于心何忍？

完全有理由说，假如没有这正气凛然的一霎间，丽莉老师也是“最美”；假如不是这偶然爆发的壮举，张丽莉也无愧于“优秀”称号。听听她的同事、学生、家人动情的回忆、叙述，这已经毋庸置疑。

然而，在此之前，谁来发现并认同这“最美”，谁来评定并授予这“优秀”？迟迟未能进入教师编制，辛辛苦苦又卓有成绩地教书育人却收入菲薄，凭着自己问心无愧的良知和师德，任劳任怨、兢兢业业。那时候，丽莉老师欢笑背后的困苦，是否被人知晓且被热情真诚地关注？这棵将会长成参天大树的幼苗，是否得到了无微不至地呵护？

像张丽莉这样的好老师、好青年，在神州大地上何止成千上万？含辛茹苦，默默无闻，甘于奉献，生活清贫，我们的社会理应给他们以心灵的慰藉、生活的实惠。不能都要有了惊天动地的一刹那，才发现N个“最美”N位“优秀”。

我想，张丽莉一旦苏醒，一旦复原，她不一定会在意那么多艳丽的鲜花和耀眼的光环。她的慨然付出和自我牺牲，绝非为了索取。但是，她的英勇、她的美德、她的不经意获得的“最美”荣誉，能不能让社会审视、思忖、深省：我们该如何善待平日里的张丽莉和张丽莉们，让他、她和他们成为我们“心中最美的风景”，同时也让他们的心头永远春暖花开！

点到为止

张 欣

纸博

岁月不饶人，转眼之间我也到了听费玉清的年龄，人可能是历练之后，才会喜欢比较阴柔的气息，硬碰硬的人生里，终究会发现以柔克刚的奥妙。

费玉清的演唱会，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的诚意感动了现场观众，这从他的歌声、言谈，还有他额头细密的汗珠（我坐第一排，而且有大屏幕）中都可以感受到。然而最让我受益的是他的审美倾向，看演唱会本身就是美的巡礼和享受，从中有一点思考会是意外惊喜。

首先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换装，就是一套合体的深色西装，衬衣领带，例牌的招牌装束，给人的感觉是干净而有自信。其次，他所选择的歌曲，适合各阶层和各个年龄段的观众，但最重要的是最适合他自己的嗓音和发挥，以至于别人的成名曲，照样被他演绎得出神入化，掌声不断。这期间，他出人意料地唱了一曲《十送红军》，被他收集在南方小调一类里让观众听韵味，但他仅仅唱了一段也就结束了，并没有大唱红歌有哪怕一点点讨好之嫌，既亲切又得体。最终，在他的整台晚会上，他歌曲的两个伴舞，是一男一女两位搭档型舞者，值得称道的是那个女孩子，身材无可挑剔的完美，穿着性感，无论是拉丁，还是恰恰，或者探戈，舞姿之娴熟优雅令人叹为观止，然而每一次出场，都是在观众恋恋不舍的目光下悄然隐去，留下一片淡淡的怅然。

总而言之，一切都是点到为止。

当然，频繁换服装的歌星未必不好，像百变女神梅艳芳，特立独行的王菲，同样美得令人炫目。但有些大牌歌星对美的理解就是堆砌，就是花钱，就是眼花缭乱，热衷于大杂烩，大热闹，拖着那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服饰满台走。对艺术和审美，完全没有自己的认识和品位，实在令人失望。

费玉清为何是常青树？皆因他总是能在纷乱的舞台上找到自己，懂得少就是多的道理，懂得点到为止比富足饱满更能为艺术加分，懂得在没有年龄优势之后品位的重要性，懂得在这个激进的年代什么是恰到好处。

画说唐诗

春晓 【唐】孟浩然

绘画：张桂铭

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

云水山房杂诗

邵燕祥

桐乡谒缘缘堂丰子恺故居二首

我与丰公有夙缘，文心童趣感当年。光景倒流八十载，游嬉跟定小瞻瞻。我与缘缘堂有缘，阿咪闹闹入同刊。人性人情皆被贬，铭心刻骨六三年。

〔注〕丰子恺先生《阿咪》及拙作《小闹闹》，同时遭《题材问题》一文批判，时在一九六三年。

初雪

漠漠寒林尽白衣，遥看一抹绿凄迷。如何雨雪霏霏日，道旁杨柳尚依依。

失聪打油

春风过耳马如聋，把酒论人雷自轰。只为偏听常俯耳，并非慎独且孤行。失聪便怪人能静，聆教翻疑语不通。莫笑身无天子相，老夫忽地变真龙。

题谢熹姻兄画山水祝其八秩大寿

浮生七十撕尘寰，才得偷闲绘晚年。天地灵机锺万物，云霞草木蔚山川。

落 叶

于无声处一铿然，乍起西风厉暮寒。记得藏春枝叶密，曾猜燕语旧呢喃。

赠温州苍南金朝鸣

三春又踏金沙岸，快步重登壮士城。遥想他年寻旧迹，却如今日忆曾经？

临浦周氏宗谱诗人周明道主编书此赠之

周家湖上爱莲堂，千载新荷播远芳。为有清涟佳子弟，文风一脉水云长。

贺岁二律呈百O七岁寿星周有光先生

百岁犹欣放眼宽，羊皮贝叶好同看。虚诳早破良知在，数据频更天网传。文化溯源如指掌，菁华融汇望团圆。潮来海上生明月，万里谁人不乐观？

昔谓常怀千岁忧，问公何独不知愁。天倾炼石夸多彩，路远奔波敢自囚？行也有知归理性，莫之能御是潮流。世间价值纷纷说，日月高悬在上头。

贺冯立三兄七秩大寿二首

谔谔昔闻剩一夫，共随老马辨长途。诚知落日心犹壮，又道春风病已苏。

身有老伤曾动骨，手挥健笔为招魂。七八九十都何事？历史相期见证人。

可惜孔子不存钱

詹克明

看了被誉为“控制论之父”维纳写的书我才知道：假使当年有银行，我们的祖先如在公元1年为我们每个人存入1元，经过2011年的利滚利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20亿亿元的财富。

计算方法极为简单。我们先假设年利率为2%，然后将1.02自乘2011次即可得出按“复利率”计算出的本年所得。具体计算有个小计算器就够了。先将1.02取对数，再把它乘以2011，最后再把这个乘积取反对数，你就会得到19.72174835亿亿这个结果。近似值是20亿亿。

可惜孔子不存钱。如果当年鲁国有银行，他老人家哪怕临死前仅仅存入1元钱，到2011年业已过去2490年。同样按照2%年利率做复利计算，到今天总数该是25万亿亿元。也就是说，假设今天孔夫子第七十几代世孙存世人数有2500万人，那么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分到1百万亿的家产。可惜孔子当年没存钱。

树上的锚

——长兴岛风情录

吴建国

沧海茫茫，波涛滚滚，在长江入海口的淤泥小岛上，只有船才是人安身立命的接应，因此，造船养船，是生活在这片漂浮的土地上的每一个男人的梦想。

在瑞丰沙的东滩上，绍青老汉招来能工巧匠，历时两年，打造的这条300担的大船，明天就要下水开航了。

瑞丰沙有船了！一种喜悦的心情，让瑞丰沙很多人夜不能寐，三更了，圩里还有门的“吱扭”声响起。东滩上，新船中桅上挂着的洋油汽灯，闪亮在涛声的围合中……

“十三打廿七，潮涨日头出”，这是农历二月廿七，是万物更新人气向暖的好日子，整个瑞丰沙的男女老少都来了。天色微蒙里做过祭事，起锚的时刻到了，让水手和在场的瑞丰沙人吃惊的是：这只抓在泥土里的大铁锚，居然挂在了旁边一棵高大的水杨树上！

船东绍青老汉的脸色凝重起来。这二三百斤重的大铁锚，定是有人借着巧劲，提推上去倒挂在枝桠间的。在瑞丰沙，使得出这把力气的人有很多，但要把这只铁锚放下来，就难了。

受雇的船家都是忠心耿耿的人，船老大问船东绍青：“砍断树？”

绍青摇摇头。

“要不搭个梯子？把锚放下来。”

绍青还是摇头。

几位年长的老伯说：不该嘛，绍青有船了，就是我们瑞丰沙有船了，方便的是我们大家嘛。

“铁锚上树，就告诉人今天不开航了。”绍青笑着说，“明日，我请瑞丰沙所有乡亲，到家里来喝酒。”

激烈的争吵来自绍青的家族内部，他的三个儿子本姓的侄子等十数人，定要查出这个倒挂铁锚的人，杀一杀他的威风。“你这样走过南京上海，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也相信锚会自己上树？这会让人耻笑的。”

绍青摆手示意大家去准备酒菜。

第二天开席前，绍青说：我们瑞丰沙需要船，海坍要搬家，病急请郎中，我的船就是派这个用场的。昨天，我又明白一个理，我们瑞丰沙圆圆的就像一个锅，里面是饭，有人多吃了一碗，就会有人饿肚子。我有了船，外来的船就少了，镇上酒店里，陈师傅以后就可能少了生意，和丰旅店的百胜侄这里，就可能少了住店的人；东滩原本是一片好芦苇，勤快的人收割了挑回家，好推篱笆好当柴禾，现在让我做了码头，就让大家少了几丈篱笆几捆烧柴；那一湾水里，有柳家老伯的攀网，船进进出出，也就搅了鱼的靠边寻食……绍青讲得有诚有意，他承诺：“瑞丰沙乡亲上船，连人带货，十担八担，分文不收！”

这天晚上，瑞丰沙会喝酒的男人都醉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镇上的茶馆里有人说，挂着铁锚的树断了。有人说，这树断了，锚就上不了树了。有人附和道：是嘛，是嘛。

铁锚带在船的舷边，沉在激流的水里，抓在坚固的岸上，这才是锚的常态。锚在树上，这是一个悖论，那时，像绍青这样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。一百多年来，“树上的锚”这句话，已经变成这个地域内一句特定的成语，在长兴岛，做人做官做事，成败与否的最高标准，就是不让锚上树；还有一个标准：如果锚上了树，也要让锚自己走下来。

盛开着的花

徐长顺

今天很忙么？我会一直想。每天都很忙，很辛苦，这就是生活。

幸福是艺术，每天的生活，都在寻找着一种表现形式，付出心血，就为了获得自己及他人的满足。

我们都在阳光下，展现美好的那一面。简单而甜美地生活着，你很忙，也会想到我在忙。

原来热爱生活的人，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：盛开着的花。

笑起来，飞起来，何处不见美。

碾房记忆

刘维芳

我们村以北有一座碾房。没有碾米机的时代，碾房里热闹。到了新谷上场的时候，挨家挨户晒好了谷，一袋一袋扛进碾房，按先来后到排了队，等把新谷碾成新米。碾盘这时候也显得很忙，一头性子极慢的水牛拉着碾盘，缓缓地行走，那步伐那节奏很抒情。中柱随着转，声音吱吱地响。碾盘沉沉的，不紧不慢在石槽里滚动。石槽里的新谷，就这样被碾成了新米，散发着热温和香。我们嘴馋，米一碾好就会趁大人们不注意，偷偷抓把塞进嘴里嚼米硬，一嚼就响。若是大人看见，就说“小馋猫，吃了生米肚子疼，不能乱吃。”我们听到骂声就逃到一边去，用手捂着嘴笑。其实，我们吃了生米从没有肚子疼过。我们知道大人不让吃，是怕浪费粮食。

碾新米的日子，就是吃新米饭的时节。每户人家的房顶，冒起一缕青烟，饭桌上摆着满甑子的白米饭。吃饭时，下饭菜不用大鱼大肉，只用母亲腌的豆腐和萝卜丝，再加上米汤，就够了，吃起来十分爽口。

村里人逢年过节，也离不开碾盘，尤其是端午节和过老年，母亲就在鸡叫二遍的时候起床，蒸好了饭趁天还没有亮明，把米饭抬到碾房里，用清水把石槽洗干净，然后将冒热气的米饭很均匀地撒在石槽里。米饭是要碾成粑粑，用来做饵块的。碾粑粑费的力气不大，不用洼水牛拉碾盘，一般只是我和父亲同推。二十分钟就做完了。

这时，隔壁邻舍便陆陆续续来了，他们都抬着蒸好的米饭，一家跟着一家排好队。我们离开碾房，走过窄窄的巷道时，还能碰到过往的乡亲。揉饵块要力气大，母亲很少做，通常由父亲做。父亲将粑粑一团一团分开，再一团一团揉成一个一个六寸左右长的椭圆体。这就是饵块。为了不让饵块开裂，保持湿度，母亲就用水保养。饵块在中午或下午吃，做法简单，只需用刀切成丝，放到甑子里蒸熟就行。吃的时候，宰一只鸡煨成汤，用碗盛了，放芜荽、葱、油辣子、味精、酱油，一同拌匀，就可食之。

碾盘是村里人必需的生活工具。只是后来通了电，碾米用碾米机，它的作用才不大了，但是，我们仍然喜欢去推动碾盘，让沉沉的滚动声震动已经寂寞的碾房。我们或者坐在石槽上，倾听一种旷古的回音，怀想忘不了的历史，追寻原汁原味的生活！

十日谈

生活之美

明请读一篇《美好星期六》。

夜光杯